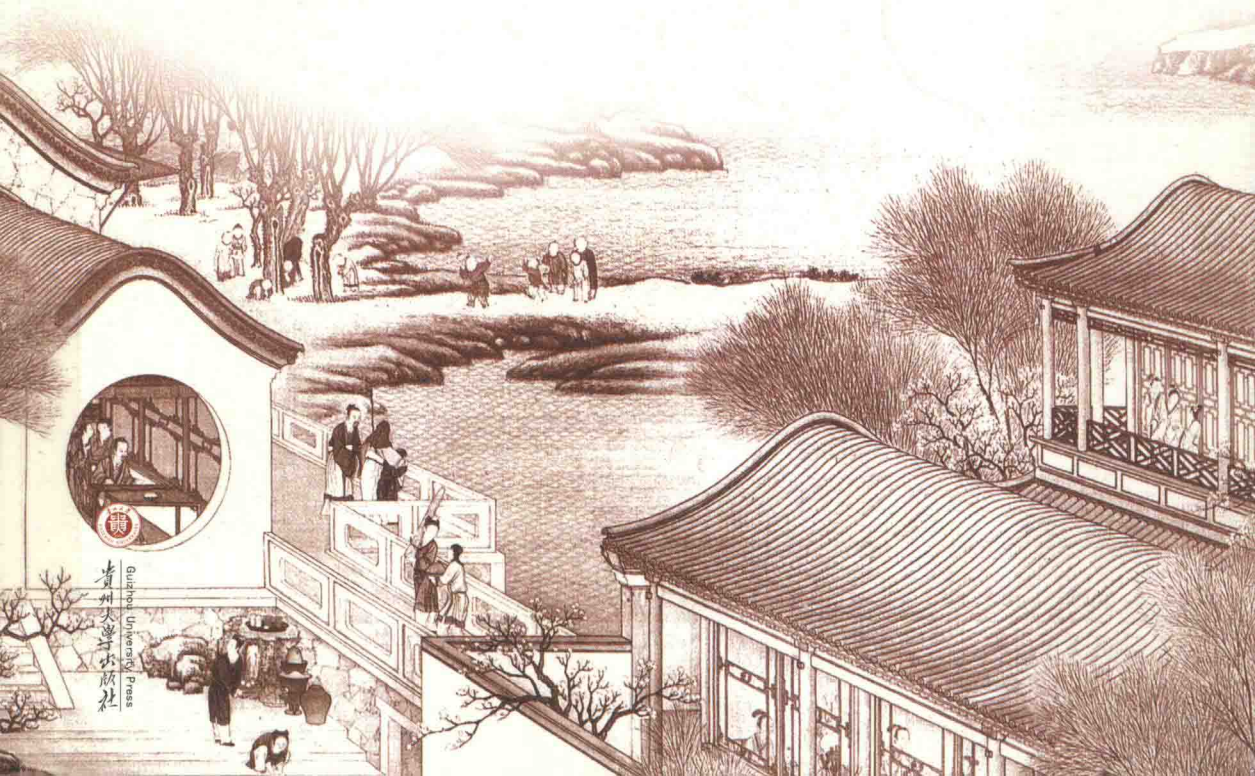


宋代咏史怀古诗词传释研究

——话语还原与传播细流考察

张劲松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宋代咏史怀古诗词传释研究

——话语还原与传播细流考察

张劲松 著

◇ 本书得到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社科学术出版基金资助（部分资助） ◇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咏史怀古诗词传释研究:话语还原与传播细流
考察 / 张劲松著. --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81126-796-9

I. ①宋… II. ①张…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
中国—宋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8213号

宋代咏史怀古诗词传释研究

——话语还原与传播细流考察

作 者: 张劲松
责任编辑: 舒艳雪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04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796-9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85981027

谨以此书献给慈母吴家佑在天之灵！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宋代咏史怀古诗传释活动特质	036
第一节 诗史互释——诗用史语和史取诗论	036
第二节 阐释自觉——诗话“论坛”之形成	046
第三节 理解纷争——“诗案”迷局	053
第四节 话语系统——丰厚的传释成果	066
第五节 自释传意——咏史怀古诗前小序的话语阐释	085
第六节 传释接续——元明清的深入拓展	092
第二章 “别是一家”的宋代咏史怀古词的传释话语	114
第一节 自成特色的宋人阐释活动	114
第二节 从金元的沉寂到明清的振起	121
第三章 宋代咏史怀古诗词的阅读和传播	148
第一节 读者的交流与作品的传递——从士大夫到民间的阅读渗透	148
第二节 创作与阅读的延伸和扩展——传播“场所”的空间文化考察	175
第三节 传统纸型文献的流播效果——诗话、词话及笔记的传存功能	208
第四节 传释个案考论——穿过阅读历史的细节	218

第四章 宋代咏史怀古诗词的政治解读透视·····	241
第一节 “王安石现象”之文化解析——“忠君”的道德解读与政治心态索隐·····	242
第二节 渔樵闲话高士风——张良、严光“得君”行道的解读激情·····	268
第三节 北宋怀古诗祸的他释与自释——政治与道德维度的创作与解读·····	279
第四节 游离在政治的边缘——宋代咏史怀古词道德阐释的“缺失”·····	293
第五章 宋代咏史怀古诗词的传释之道·····	300
第一节 “史断”的执着——议论识见之看重·····	300
第二节 深意的追索——“内在的说”之发掘·····	316
第三节 考证的沉湎·····	335
第四节 “风吹花开”——阐释的愉悦·····	345
第六章 宋以来咏史怀古诗词传释话语综论·····	355
第一节 宋代阐释理论的初步探索·····	355
第二节 元代的理论推衍——方回《瀛奎律髓》的贡献·····	361
第三节 明代的大历史观和咏史怀古阐释的融合·····	363
第四节 清人的总结和理论话语的深入·····	367
结 语·····	375
参考文献·····	382
浮梦蓉城花下客——代后记·····	395
出版后记·····	403

绪 论

一、文学叙述的历史阐释

咏史怀古诗词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它仅仅是通过历史典故来抒发诗人的感情吗？又或许它是一种托古讽今的议论，在感古伤今的气氛中描绘沧桑的古迹？不过，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先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人类何以不断回忆和追寻悠悠往事和岁月。按照卡西尔《人论》中的观点，“人之所以有一个历史，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本性。在时间的不断流逝下面，在人类生活的千变万化的后面，历史学家总是希望发现经久不变的人性特征。”^[1]这句话说出了部分真理，一切和历史相关的文艺，都在追寻这“人性的特征”。中国古代咏史怀古诗词的创作和传释活动均受到这种历史“发现”的诱惑。同时，我更想探讨的是历史题材的文学是否也在扮演着追寻“人性的特征”的角色。如果说历代咏史怀古诗词代表了对历史阐释的一种方式，那它在集体记忆的追溯中又是什么位置呢？它是怎样影响士大夫文人的精神世界？

首先，古代咏史怀古诗词和其他文学类型一样，构成了特有的一种文学活动，实现了文学的社会表达功能，文学和历史在此交错。中国士大夫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诗歌和散文，中国自《诗经》以来形成了以抒情为主的表现形式，历2000多年未变。唐宋唱词的兴盛更可见人们对于追求一种细腻表达的倾心。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观察，中国古代诗词的形式和它表达方式上的抒情特质，从总的

[1]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271页。

文学创作的意识来看，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叙述和解释，即对所处生命环境的一种人生情感抒发感怀，而感怀的对象自然涉及了历史。咏史怀古诗词作为传统诗歌中的一个重要题材，其抒情的方式和叙述的角度都非常特殊。说其特殊，主要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历史书写传统国度里，诗歌中的历史表达，并非仅仅是个人的抒情问题，而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意识的表达方式。虽然自来“有史后有文，故文学亦出于史官”^[1]，但古代中国其实一直是文史一家，交融无间的，因为所有的文人都喜欢历史，史学家也都是文人，他们都有很高的语文修养。撰写历史意味着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展现文学才华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历朝的文人多喜修史，并以撰史为人生最高荣誉了。早在先秦时期，孔子以维护儒家礼治的精神著《春秋》，就以阐发“微言大义”的叙述历史为后人所袭用称道。其虽记述客观史事，但真实意图却是以隐含的“春秋笔法”，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2]的方式，表露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从而完成孔子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判。这种历史的叙述方式影响之于后世咏史怀古文学可谓深远，如咏史诗所追求的字面“不着判断”却自有深意的艺术效果，历史内容中隐含着对当下的评价是文学走入历史的开始。

中国历史著作中的文学因素，研究者早已注意到，但对于文学中的历史传统和叙述方式，较深入的探索并不多。对于历代咏史怀古诗词的研究，多注意其借历史而抒情的特点，但却忽略了它所隐含的历史欲望——试图在诗词中对历史重新做出解释的心理。我们多站在文学艺术的单纯角度来看待咏史怀古诗词，而忽视其历史的阐释功能，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如果不注意古代咏史怀古诗词对历史做解释评断的心灵，也就难以把握为什么古人强调重视这种诗词的议论功能，并以之作为艺术高低判断的标准。中国文化本以史学出现为最早，“诸学之中，以史学为源藪”。“有史而后有法，故法学出于史官”。“有史而后有文，故文学亦出于史官”。“六艺掌于史官，九流出于史官，术数、方伎诸学亦出于史

[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23页。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90，第870页。

官。”^[1]顾准在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曾反复强调“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问题。^[2]

“史官文化”决定了中国文学包含历史因素的必然性，传统的叙述方式始终受到史官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叙述的思维模式是由史官叙事的传统决定的。“叙事”一词在中国古代最早的含义是“次序”，这是中国礼乐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符码。《周礼·春官冯相氏》云：

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3]

这里的“叙事”一词就是“次序”的意思，即农业活动与自然次序的和谐。这种次序之意后与周代礼乐政治文化的“秩序”所融合，史官“掌叙事之法，收讷访，以诏王治”^[4]。传统礼治文化的尊卑等级符号由此确立，成为传统政教的核心，影响深远，特别是对于史传叙事的塑造，而史传散文的叙述风范又渗透中国文学题材的各个方面，诗歌中出现历史的叙述就成为必然。早在《诗经·王风》中的《黍离》就唱起了怀古的幽思，诗歌的咏史怀古乃是史官文化的另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由于这种叙述，它具有一种文化寻根的意义，它试图从历史的视野

[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20、222、223、225页。

[2]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243页。

[3] 孙诒让撰：《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第2103页。

[4] 孙诒让撰：《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第2136页。

来抒发乃至探讨人的存在价值，总结传统政治的规律和道统。很多咏史作者常喜欢的翻案之风，其实就是希望得到对历史最有个性化的生命体验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形态中，注重延续”^[5]，传释历史同样也是认识自身心灵的秘密。咏史怀古诗词是士人文化心灵的延伸，它其实是以在“诗中释史”的方式叙述历史。关于历史叙述之所以产生的文化原因，传统话语的解释均不明确。西方学者在论述历史学家的价值的话却能给我们一些启迪，卡西尔说：

他的事实属于过去，而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不可能重建它，不可能在一种纯客观的意义上使它再生。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理想的重建，而不是经验的观察——乃是历史知识的第一步。^[6]

这里的“回忆”“新的理想的存在”“理想的重建”云云，不正是诸夏大地上，那些徘徊古旧的书斋，仰望历史的星空，留恋墓祠古迹面前，凭吊歌咏古人的文人士大夫的抒写动机和文化心态吗？无论是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都不是绝对客观的档案式的历史记录，而是人的心灵对往昔的叙述。同样，咏史怀古诗词的出现，不过是中国历史“回忆”的另一种叙述方式。咏史怀古诗词的出现也是传统诗歌题材内容的新的转变，它获得了一种“有意味”的阐释历史的艺术形式。有学者就指出“宋人的咏史诗成就极高，不妨视为史论之一端，‘以议论为诗’本是宋诗的一大特色，咏史诗的翻新出奇，与史论中好发奇论一样，也善于从史事中总结一般规律”^[7]。很有意思的是最早明确标题为“咏史”的诗歌，正是东汉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固，宋代较早的怀古词也是史学家欧阳修所为。^[8]这种情况看似偶然，其实蕴含着某种必然性。如果

[5]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新星出版社，2006，第51页。

[6] [德]卡西尔：《人论》，第275页。

[7] 孙立尧：《宋代史论研究》，中华书局，2009，第24页。

[8] 欧阳修的《浪淘沙》（五岭麦秋残）咏怀杨贵妃吃荔枝事在宋代是最早的，参见唐圭璋编《全宋词》（第一册），第141页。

我们再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的传统的话，我们应当更能理解这种现象。班固的《咏史》五古，虽被评为“质木无文”^[1]，说不上多高的艺术性，但它却自有一种强烈的暗示和代表性，即咏史怀古诗词的诞生，源于古代文人士大夫寻求叙述和阐释历史的欲望，通过歌咏历史的形式来抒发自己的当下情怀，寻求人生疑惑的解脱，向后人传递历史的价值观。咏史怀古题材的诗歌艺术无论其长短和体制如何，它都必须具备两种原初的文化价值：第一，以借助历史的回忆来抒发情感的独有的美学价值（咏史和怀古皆必备）；第二，以文艺形式评断和叙述历史（咏史），身处古迹的沧桑感怀往昔的意识（怀古）。这两种心绪大概只有维特根斯坦那充满诗意的话可作最好的注解。

先前的文化将变成一堆废墟，最后变成一堆灰烬，但精神将在灰烬的上空萦绕盘旋。^[2]

从本质上说，我们可以将所有的咏史怀古诗词作看作是对历史的一种具有评价意义的叙述方式。其实这一点在咏史诗中是很突出的，如不少作品都以发表史论为主要目的，读者也以其是否写出新意的史评为其价值高低的评价标准。这种诗其实可称为“论史诗”，意即解释历史的诗。^[3]现代史学家完全可以将这些诗词作为考察古人历史意识和观念的重要参考。研读一下宋人的咏史怀古诗词，我们

[1] [南朝·梁]钟嵘：《诗品·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1页。他将班固列在下品。

[2] [德]维特根斯坦著：《维特根斯坦笔记》，许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7页。

[3] 这样的咏史诗唐代有胡曾、周昙等，这以后为数并不少，如刘克庄的《杂咏一百首》以五绝的形式评述了从先秦到汉魏晋的100个历史人物。其《咏荆轲》云：“把袖谋几售，开图计忽穷。空费千古恨，不中祖龙胸。”上联叙事，下联评史感叹。（见《全宋诗》〈第五十八册〉卷三〇四七，第36336页）南宋徐均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史事，作咏史一千五百三十首，几乎是诗的形式《资治通鉴》版了，今存《史咏集》二卷。其诗以七绝叙事论人，如《春申君》评断春申君之败的原因云：“输忠世子得逃秦，二十余年相国荣。固位但知迷孕女，防身惜不用朱英。”（见《全宋诗》〈第六十八册〉卷三五八四，第42831页）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说：“咏史诗通常多暗含一个典故或根据某一历史事件，藉以对事实做出评述。”施蛰存也说：“自从左思议论，历代都有诗人作咏史诗，绝大部分是借古讽今的比兴体。另有一些咏史诗，是用诗的形式来评论历史人物或事实，并不影射当时现实。”（《唐诗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57页）

对宋代文人历史思想的理解可能比看一套《宋史》或宋人史论的印象还要深刻。诗歌中歌咏历史就是在理解历史，阐释历史也从此开始。英国著名史学家卡尔所说的“历史意味着阐释”^[1]，不正是宋代咏史怀古诗词的灵魂写照吗？这也是本书立论的视野和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以此而言，文人士大夫们传播和阐释咏史怀古诗词的话语不就是对历史的“阐释的再阐释”了。这是观照咏史怀古诗词的传释活动所需注意的地方。如果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2]那么咏史怀古诗词就是文学与历史，作者传意与读者释读之间的永无休止的理解和传递的过程。因为“解释是历史的生命血液”^[3]。

古人以诗词咏史怀古，以小说或话本演义历史，以戏曲说唱历史等形式来传释历史表现人性。这个传统一直保存至今，今天的历史剧、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电影等都还在延续着诉说和叙述历史的任务，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我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咏史怀古诗词只是古代世界里历史传释中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应该将它们作为像看待历史笔记、历史小说和戏剧一样的态度来重新理解和解释。“我们的生命是无止境的，正如我们的视野是没有界限的一样”。^[4]传播和阐释的视野同样是广阔无垠的，所有的研究过程不过只是恒河的一粒流沙而已。

二、宋代的诱惑

宋代对后世一直有一种诱惑，当时文人士大夫执掌权柄，皇帝仁厚，学术昌盛，所谓“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5]士大夫们过着诗酒吟咏、会贤雅叙、著史念佛的生活。这个时代儒、释、道交融一体，儒学转为内心的自觉，学禅信佛乃士人习俗，当时文人多有居士之称，道家之修亦为文人所慕，如章惇当宰相

[1] [英]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108页。

[2] [英]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15页。

[3] [英]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13页。

[4] [德]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

[5]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考证序》，载《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45页。

时就喜服道袍见朝臣。^[1]多数士大夫心灵都有这三种思想的影子，他们的历史观念更有其独特之处，他们的历史心灵除了表现于著史书、写文章之外，咏史怀古诗词是最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而此传意和释意的话语系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面貌呢？吾师周裕锴先生尝言：“研究犹如破案。”面对文化繁荣的宋朝就是一个宏大的案局，纷纭多态，纵横交错，然而我们只能撷取诗词中的历史吟诵，叶中窥树。

在完成硕士论文《宋代咏史词研究》之后，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第一，单独研究咏史诗或者咏史词，抑或单独研究怀古诗或怀古词，都存在一种缺陷，即无视“历史”这个记忆的文化因子对诗词的渗透和共通性的影响。因此，融合咏史与怀古诗词，作为一个题材整体的考察，是极具有学术挑战和价值诱惑的尝试。第二，长期以来，研究者多以今天的目光，从“封闭的再现”的视角来分析探讨咏史怀古诗的文本价值，而忽视了三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

一是古代咏史怀古诗词的传播和读者阅读的社会动态研究，这包括它的流传情况和影响力，从士大夫到民众对它的阅读接受状况。^[2]“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3]阅读就是阐释的开始，因为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判性的理解”^[4]。

二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咏史怀古诗词的传播、理解、解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原

[1] 参见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二，《全宋笔记》本（第三编第九册），大象出版社，2008，第179页。

[2] 施蛰存论胡曾的咏史诗时曾提到其传播和阅读情况：它们只是一个历史故事的歌诀，读了这个歌诀，就记起了这个故事。正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这些通俗书一样，以四个字概括一个典故，给小学生念，帮助他们记忆。胡曾的咏史诗，到明代还是农村蒙馆先生教小学生的历史课本。此外，我们又在《宣和遗事》中看到许多胡曾的咏史诗，被引用来作为“有诗可证”的唱词，可知这些诗曾为说唱史书的评弹家所利用，讲到有关历史故事，就弹唱一首胡曾的诗，这又是咏史诗的第二个作用。这一类的咏史诗之所以在晚唐时候，忽然有许多人大量的写作，一写就是一百多首，可知它们是当时的大众文学。（《唐诗百话》第671页）直到现代，研究咏史怀古诗词的文章论著已然不少，但系统的研究其中的传释话语的却很少。

[3] [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第24页。

[4] 同上。

生状态？它的话语系统特质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少有具体细致的发掘。此外，它对社会具有多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宋代文人的诗歌天平上它占据了怎样的位置？这些也都是探索这个课题趣味所在。而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因此，还原古人对咏史怀古诗词的理解和阐释的话语也就具有某种文化“寻根”与知识考古的意义。

三是对咏史怀古诗词的文学价值作历史意义的叩问。即这类诗歌是否仅仅只是被研究者所断言的诸如“借古讽今”“以史抒情”等已经为大家所接受的论断。这些理论的总结也许都具某种合理性，但又都同时具有一些局限性。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所蕴含的诸多历史观念和感情波澜，并不是一句借古抒情就能够作圆满解释的。而特别让人感到奇怪是苏轼的大量的咏史怀古诗却少有人注意，远不如这首怀古词所引起的读者反应。^[1]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苏轼在诗中没有写过一首有关赤壁之战历史的，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关注。苏轼只有几首咏史怀古诗被赞赏评论过，特别是咏三良的两篇，但绝无其在怀古词那样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宋代蔡正孙的《诗林广记》就仅选了他的《董卓》一诗。无论是宋人小说笔记还是诗话提到其咏史怀古诗的地方也都不多，而且较高的评论也不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当代，学者中几乎也没有多少人去研究他的咏史怀古诗。但是大家却都热心探求其怀古词的神韵——而且就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一首词。这其中值得深入探索的空间。苏轼作为宋代文学大家，其诗词文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但这里可能有个身份地位问题或个人思想的境界的因素。我们今天解释苏轼，是把他作为一个文学天才和大家来仰视，而在苏轼生活的“当下”，他的官位勋爵和事业的影响多不及王安石，其言行表面看来有所谓的“不合时宜”，但其思想相当保守，特别是其历史观念。客观地说苏氏两兄弟的史学见解其实都较为平庸，苏辙认为《史记》“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自己乃作《古史》一书，结果被认为是徒劳。这一点南宋胡仔就有批评。^[2]这可能

[1] 据王兆鹏的统计，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宋代知名度最高的词。参见《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100页。

[2] 胡仔《茗溪渔隐丛话》评子由《古史》。后集卷二六，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本（第四册），第4178页。

是其咏史怀古诗难写出新意的原因。因为思想见识如果不高，史断肯定也难有新颖之处。但王安石的咏史诗有“异端”色彩，因其超出了宋士大夫固有的思维模式，再加上他掀起了熙丰变法的政治风云，朝廷士大夫们以君子小人的道德区分相互攻讦，内耗日益加剧。解释王安石的咏史诗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现象，以此作为理解甚至窥测诋毁其政治人格的方式。因此，政治“身份”的特殊也许能够影响读者对诗词的接受和传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因为苏轼咏史怀古诗的平庸，我们就可以轻视他，因为当他抛开迂腐的议论，而以其“兴毁成败不可知”的无限伤感来“回忆”历史的时候，就在怀古词中写出了诗歌中所难以达到的美学境界，《念奴娇·赤壁怀古》没有发一句史论，但却流传最广，评论最多，被南宋文人呼为“绝唱”。^[1]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宋代另一个大家黄庭坚身上，他的咏史怀古诗词也是少有佳作，宋代评论黄庭坚这类题材作品的文字是比较少的。^[2]从传释学的角度说，苏、黄才华固然高，但史见却不算高，故咏史怀古诗都没有太多的新见，这也许就是使读者的阅读兴致减少的重要原因。同样有意思的是南宋大诗人陆游数量较多的咏史怀古诗，在宋人诗话中几乎没有被谈到过，一直到清代王士禛才谈到他的几首蜀中怀古诗。苏、黄都是以博学闻名当世，但恰在最表现才识的咏史诗方面，却都没有太好的表现。但是在不太需要表现才学的词中，两人的影响力却不小。历来轻视宋诗重视宋词的习惯也影响了对苏轼咏史怀古诗的注意。但这恰好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即“唐诗宋词”这样的阐释话语定论的形成是由后人所定的，还是在宋代就有了不一般的理解？而且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流传和大量的解读活动其实是南宋才真正开始的。因此，这就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如果仅从解释学的单一角度来介入宋代咏史

[1] 阮阅编：《诗话总龟》后集卷三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204页。

[2] 宋代诗话提到黄庭坚咏史怀古诗作只有零碎几则，如《侯鯖录》一条云：“黄鲁直《读杨太真外传》诗云：‘扶风乔木夏阴谷，斜谷铃声秋夜深。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总伤心。’”（卷二）吴曾《能改斋漫录》一条云：荆公《咏淮阴侯》：“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虏，东面置坐师广武。谁云晚计太疏略，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诗意同。（卷一〇议论）《珊瑚钩诗话》评其咏双庙诗警策。（卷一）总的看来宋人对黄庭坚的咏史怀古诗评价不算太高，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赞其浯溪碑怀古诗“殆为绝唱”。（前集卷四七）

怀古诗词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考察宋代这类历史题材诗词的社会传播和阅读活动，将读者和作者的相互交流等整体活动，纳入研究的视野中。因为没有传播和阅读，就没有解释的可能，传播和阅读是解读的先决条件。因此，将阐释理解融于传播阅读活动中，在宋代文学传播文化的总体环境中进行探讨，逐渐成为研究的自觉意识。

对宋代咏史怀古诗词的传释接受活动做比较，也许能找到一些让我们感到意外的答案。这其中传释话语的文化生成应该是别有天地的。这个兴趣成为我选择这个研究课题的一个起点。正如史华兹所言的“文学也像某种思想观念的历史”^[1]，叙述方式和角度的变化暗示了历史传释观念的嬗变。也就是说，在我们对咏史怀古诗词作研究之前，阐释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这是研究咏史怀古诗词传释活动的最有价值意义的内容。要弄清楚这其中的缘由，就必须弄清整个宋代对咏史怀古诗词的传释方式和解读的文化心态，但要理清这个话语系统，最重要的无疑是要尽量还原宋代文人的整个阐释话语的细节和脉络，弄清从宋到清代这样一个古典时期对宋代咏史诗怀古诗词的传释过程的话语发展历程，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住整个宋代咏史怀古诗词传释活动的特质。

这样，研究视角自然转入对宋代咏史怀古诗词的传释和读者阅读状况的考察。向来研究咏史怀古诗词者，大多数是以今人的思维模式来解读古人，而对于自古代咏史怀古的诗词作品诞生以来，古代读者的解读传统和阐释习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却缺乏比较深入和全面细致的认识。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言：“解释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按照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而是要重新认识作者和他的听众之间的原始关系”^[2]。因此，通过探讨这种“原始关系”的真实状况，尽量还原古人的话语形式，遂成为本书的研究思路的基点，这是最重要的研究视点和学术价值追求。

宋代社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既是一个“士大夫的乐园”，更是完全意义上的儒家化的社会，直到今天，中国人很多文化性格的基因都是由宋代

[1] [美]史华兹著：《史华兹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第219页。

[2] 《诠释学讲演》，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第56页。

流传下来的。而古代咏史怀古诗词的发展至宋，可谓“彬彬大盛”矣，成为士大夫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不仅是咏史怀古诗词数量众多，而且产生了许多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涌现出具有广泛影响的杰作。更为重要的还有几点。

首先，从传释的社会学角度来看，具有从真正的阐释学意义上对咏诗怀古诗词做出传释活动是从宋代开始的。虽然说宋前的咏史怀古诗词已有不少，如自魏晋南北朝至唐，咏史怀古诗愈加丰富成熟，特别是唐代的创作几乎奠定了一个咏史怀古作品论史和叙述模式的典范。但就古典诗学对于它的关注而言，咏史怀古题材的诗词真正全面进入阐释领域还是从宋代开始的。如果说唐代是咏史怀古诗词创作的自觉时代，那么宋代就是咏史怀古诗词传释的自觉时代。唐诗固然繁荣，但唐代诗话却不多，唐代文献评论咏史怀古诗词者亦寥寥可数。而诗话名称之立实自宋始，对前代咏史怀古诗的阐释理解和总结性研究，也是由喜欢评论历史的宋代士大夫来完成的。可以说，真正对咏史怀古诗词作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是从宋代开始的。这可以看成是在历史和文学融合下，文人咏史怀古诗词的创作增多，传递流播日益走向读者和社会的自然结果。^[1]我们从宋人阅读和理解本朝诗人的咏史怀古诗词作品时，总是喜欢以唐人的诗作为一个论述的参照物，就可以看到这种演进的轨迹。

其次，从咏史怀古诗词的读者接受的状态来看，宋代历史的阐释活动最为繁荣和兴盛，是一种题材诗词的总结时代，同时也反映了宋朝作为一个历史的重新思考和审视的理性时代，作为王朝文化与政治主体的宋代士大夫阶层，醉心于历史的考证和对前朝历史的重新著述阐释，以树立和表明自己“直追三代”的文治圣朝的新局。^[2]《新唐书》《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等重要史书的修撰，其目的都是对前朝历史人物进行重新道德评价，总结历史的经验，为文人政治的王朝服务。以宋人的历史意识价值取向做出新的解释，评价历史事件，按照儒家的标

[1] 咏史怀古题材作品在晚唐五代进入词的领域就是明证，如《花间集》就收录了不少咏史怀古作品，词中咏史怀古正显示了此种题材的传播和读者接受的范围在扩大加深。

[2] 关于宋代士大夫对重建和返回“三代”的政治理想，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分析。